

國民政府與大東亞戰爭

印編部傳宣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國民政府與大東亞戰爭

宣傳部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國民政府與大東亞戰爭

編輯者

宣傳部

出版者

宣傳部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國民政府與大東亞戰爭目錄

緒 言

一 國民政府之立場 三

二 中國與大東亞戰爭 六

一 中國與東亞之關係 六

二 大東亞戰爭之意義 一七

三 怎樣協力大東亞戰爭 二二

三 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中之動向 三六

一 香港之役 三六

二 新加坡之役 三八

三 緬甸之役 四〇

國民政府與大東亞戰爭 目錄

二

四 菲律賓羣島之役

四二

四 對於印度問題之觀感

四五

結 語

五二

國民政府與大東亞戰爭

緒言

和平反共建國之終極目的，在於實現和平統一，從而建設新中國，協力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以貫澈 國父大亞洲主義之理想。由於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之橫加干涉，以及支持偏處一隅之重慶地方政權，和平運動之進展遂受其阻撓，新中國之建設，亦因而停滯不進。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大亞洲主義，與英美侵略主義，本不相容，惜於此次中日事變中，中日國交全面破裂，兵連禍結，迄今
，以致大亞洲主義之理想未能實現。幸自日本近衛前首相倡導中日和平合作
，共謀解放之要求，不惜種種搗亂，阻止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日本深悉英美對東亞

政策與東亞新秩序建設，不能相容，遂斷然以電光石火之行動，發動大東亞戰爭，一舉而毀滅夏威夷美國太平洋艦隊根據地，再舉而擊潰英國太平洋艦隊主力，英美之殖民地，幾全部已在日軍掌握，於是東亞民族解放之呼聲，揚溢於全東亞。中日爲東亞兩大國家，對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有其共同之任務，故大東亞戰爭發動以來，中國朝野即表示協力大東亞戰爭完遂之決心，與友邦日本共甘同苦，乃理之所當然也。

一 國民政府之立場

百數十年來，吾大東亞各國除日本外，幾已完全淪爲歐美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即吾神州大陸，亦已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五千年炎黃帝胄，夷爲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奴隸，六萬萬東亞民族，掙扎於英美帝國主義淫威之下，任使榨取壓迫，度其人間地獄之慘苦生涯，以苟延殘喘。吾東亞各民族苟不奮起圖強，予歐美侵略勢力以迎頭痛擊，則非至整個東亞淪於異族不止，此大東亞戰爭之所由來也。大東亞戰爭之目的，原在大東亞地域以內，根除歐美侵略主義之惡勢力，而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東亞新秩序，中國革命之完成，新中國之建設，亦必須賴此而底於成功。大東亞戰爭之任務，如是重大，故凡吾東亞各民族，均應切實負其責任，是以開戰之初，國民政府即以主席名義，發表如左之聲明，昭告於中外：

「國民政府自去歲（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締結中日基本關係條

約，發表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以來，與友邦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並在文化各方面同心協力，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東亞新秩序，期於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並以資貢獻於世界之和平。乃英美兩國爲維持其百年以來之經濟侵略政策，欲使中國永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對於此合於正義之和平，不恤加以種種破壞，種種阻撓，以武器及其他物資爲餌，嗾使渝方繼續抗戰，欲藉此使中國衰竭，日本疲敝，以遂漁人之欲，職是之故，中日事變至今不能收拾，全面和平至今不能實現，其陰謀毒計，已深可痛心，近更悍然施行所謂經濟封鎖，以妨害吾國家及我友邦之生存。數月以來，國家財政，人民經濟，備受威脅，日本因此之故，先後派遣重要使節，前赴美國，進行交涉，期於挽回事機之逆轉，防遏戰禍之發生，而美國毫無覺悟，對於上述行爲，變本加厲，英國追隨其後，助其爲虐，由是始有日本與英美間之戰爭。國民政府爲尊重條約，及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共同目的起見，決定與日本同甘共苦，以

確乎不拔之精神，臨此難局。自戰事發生以後，我國家及人民，在暫時所受之困難，將更甚於今日以前，此皆美英包藏禍心，及渝方喪心病狂，受其利用，甘以國家民族供其犧牲所釀成之惡果。凡我人民，務須認識中國之安危與東亞之安危爲不可分，卽與友邦之安危爲不可分，忍受暫時之危難，以謀終局目的之貫澈，信賴政府，貢獻忠誠，政府亦必竭其智能，以期毋負使命。更望海外僑民，同喻此旨，打破殖民地所加於經濟生活之桎梏，實現東亞之共存共榮，端在此時，宜隨時隨地與日本協力，俾此目的完全達到。現在德義等國奮鬥於西方，中日滿三國復爲東亞共榮致其最大之努力，東亞的永久和平前途及世界和平已顯示其無限之光明，吾人本國民革命之精神，遂行國父大亞洲主義之遺志，完成和平反共建國之使命，在此一舉，其其勉之」。（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 國民政府主席爲日美英開戰發表聲明）

二 中國與大東亞戰爭

一 中國與東亞之關係

大東亞戰爭，既為東亞民族爭取獨立解放之戰爭，中華民族既為東亞民族之一員，自應與東亞各友邦担负保衛東亞之共同責任，然則應如何方能擔負此劃時代之神聖任務，於此先應認識中國與東亞之關係，以及大東亞戰爭之意義。關於中國與東亞之關係，汪主席於三十年十二月六日對常熟民衆大會訓話中訓示頗多，主席謂：

「我自從發起和平運動以來，便主張中國人民應該將愛地方，愛人民，愛國家，愛民族的心事，擴充到愛東亞。因為中國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能力，便不能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然而中國的解放，必須有待於東亞的解放。這句說話，到了現在，更加證明。日本軍隊為什麼這樣的熱心協助中

國完成清鄉工作呢？無非是想表現他們以道義爲立場，求東亞民族的解放。我們在這時候進行清鄉工作，如果得不到日本的援助，是無從完成的。而日本之所以援助，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決不能得到第二的解釋。因此我覺得要做清鄉工作，首先要明白中國和東亞的關係。中國是不能和東亞利害衝突的，換句話說，東亞安則中國安，東亞危則中國危，如果我們忘記了這個意義，那我們便是忘記了中國人在這時候所應該擔負的使命。因此之故，中國應該明白從前中國和日本在外交上兩個方針，是中日兩國不能協力的原因，也就是中日兩國糾紛不解的原因。明白了這一層，中日兩國從今以後，應該在外交上取一致的方針，外交方針一致，自然軍事的方針一致，自然其他的方針也都一致，這樣才能夠結成東亞核心，才能夠以中日合作爲東亞核心，而建設東亞新秩序。這樣才能夠求得東亞的解放，中國的解放，和平運動是本於這個意義而發起的」。（見三十年十二月六日 汪委員長對常熟民衆大會

訓話（一）

中國與東亞全體，不但有禍福與共的關係，即中國之革命事業，亦賴於東亞解放而獲得完成。汪主席於軍事委員會高級將校戰略演習會訓詞中謂：

「在 國父逝世之日，他的抱負雖然沒有實行，而他的訓條，却永遠是中國的指導者，唯一的指導者。他發起第一次革命，是在乙未年，即是中日戰爭後一年，也即是馬關條約成立的那一年。 國父雖然目擊那時候不幸的中日戰爭，但他認定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打破西方經濟侵略的桎梏，而欲打破此桎梏，非與日本攜手不可。因此之故，他把中國革命與亞洲復興看做一件事。他於中日戰爭之後所急急的，不是向日本復仇，而是和日本志同道合，攜手並進，以從事於亞洲復興。所以隔了五年，發起第二次革命軍於惠州的時候，便有日本同志前來參加。 國父於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爲當時參加革命而戰死的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先生立碑，稱之爲『興亞之先覺』

。國父爲什麼忘記了甲午的中日戰事，而與日本志士結爲同志呢？爲的是興亞。日本志士爲什麼忘記了甲午的中日戰事，而與國父結爲同志，追隨國父之後，致力於中國革命呢？爲的是興亞。亞洲的敵人明明白白的是西方的經濟侵略，先進的日本，後進的中國，只有同心協力，向着共同的敵人來要求亞洲的解放。這種信念，從國父致力國民革命的當初以及最後的一息，沒有搖動過」。（見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汪委員長在軍事委員會高級將校戰略演習會訓詞）

所以要復興中國，必須復興東亞，主席於視察清鄉在蘇錫訓話又說：

「所以要復興江蘇，同時要復興中國，如果中國不復興，江蘇一省是不會復興的，可是復興中國便夠了嗎？還不夠的。各位想想，現在是大東亞戰爭的時候，日本全國將他的國力民力，使用出來，要戰勝英美，而英美野心未死，還想繼續百年以來在東亞的侵略勢力，慘敗之後，仍然想着死灰復燃

，如果遂了英美的意，整個東亞便不可問了，中國便永遠不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了。日本全國前敵將士，奮不顧身，後方民衆，沒有一個不節衣縮食，刻苦耐勞，有人看見他們這樣節約，以爲他們一定困窮了，其實不然。節約的用處，第一是將節約所得所餘，用之於更有效的方面；第二是同一數量，如果有打算，節約的用，用的日子便長了，如果沒打算，浪費的用，用的日子便短了，他們因爲預備長期戰，所以厲行節約，使所有物資，可以用得長久；第三是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同休共戚，不但在物資上不可不節約，在良心上也不忍不節約，我們看見友邦這樣，便可明白要復興中國，同時要復興東亞了。日本是東亞的一部分，中國也是東亞的一部分，東亞的安危是中日兩國的安危，東亞的榮辱是中日兩國的榮辱，中日兩國，不能超於東亞以外，只有同心協力，復興東亞，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想到這裏，我們便可知道現在是工作的時候，不是享福的時候了。我告訴你們兩句話，現

在我們要有樂觀的心理，同時要有緊張的工作。爲什麼要有樂觀的心理呢？

愛鄉愛省愛國愛東亞，是一貫的，復興本鄉，復興本省，復興本國，復興東亞，方針是正確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我們心理是樂觀。爲什麼我們要有緊張的工作呢？這個時候是整個民族同心協力，死中求生的時候，工作是一刻不可以放鬆的，什麼痛苦也應該忍受，什麼困難也應該打破，不怕危險，

直往前去，無論怎樣挫折，都不因之灰心，因之短氣，沒有這樣緊張的工作，決不能担负起這大時代的責任，完成這大時代的使命」。（三十年四月十六日 汪委員長第三次視察清鄉在蘇錫對僚屬民衆訓話）

中國與東亞的關係，已經非常明晰，復興中國，尤必須復興東亞，識者無不瞭然，顧昧於事理者，亦未必無人。故主席於「因紀念 國父逝世想到大亞洲主義」一文，歷闡其謬說：

「國人對於保衛東亞的戰爭，有兩種偏見，最要不得的是重慶方面的宣

傳，他是希望英美戰勝，他這種荒謬思想，只一句話便可問住，如果英美戰勝，東亞便變成爲英美的殖民地了，這是一句無可反駁的話，所以這種思想，是國父的叛徒，中國的罪人，也是東亞的罪人；至於其他方面，是以爲即使日本戰勝，東亞不過是日本的東亞，中國在現在既沒有參加東亞戰爭的能力，則在將來，也絕無參加東亞建設的機會，這種思想，自暴自棄，我如今根據大亞洲主義，加以警告！

保衛東亞的戰爭，其意義是什麼？是將英美勢力驅逐出去。可是無論那一件事，不只有破壞，而且有建設，驅逐英美勢力，是破壞方面，消極方面，然則積極方面，建設方面，是怎樣呢？換句話說，如果只能驅逐英美侵略的勢力，而不能在東亞建設一種共存共榮的新秩序，那麼，這場戰爭，可謂徒勞。中國現在海陸空軍，夠不上參加保衛東亞的戰爭，這是事實，但是剛纔說過，保衛東亞，不只是戰爭，尤其是有新建設，從近衛聲明，善鄰友好

，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到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到中日滿共同宣言，到東亞聯盟，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攜，文化溝通，中國所要負的責任很大，中國所要做的事業很多，如果自暴自棄，忽略了應負的責任，荒廢了應做的事業，與叛徒相去，不過五十步之與百步」。（見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汪主席著「因紀念 國父逝世想到大亞洲主義」一文）

中國雖不甘自暴自棄，願與日本共甘同苦協力大東亞戰爭，但日本是否需要中國協力呢？或者有人引為疑問。主席於對全國政工會議訓詞中不惜予以闡釋

說：

這一次大東亞戰爭，中國雖願意加入國家集團行動，可是中國有沒有力量呢？換句話說，友邦日本需要不需要中國有這力量呢？甚至願意不願意有這力量呢？這是每一個憂國的人所必有的疑問。記得去年十二月十日戰略演習開始的時候，我曾講過，英美在殖民地的軍隊，一定打不過日本的軍隊，

現在證明我當時的話不是武斷。我是根據什麼來下這斷語呢？因為殖民地的人民，決不會擁護殖民地的政府的，例如這次香港作戰，英國把印度人和我們可憐的同胞，放在第一線，加拿大人放在第二線，直至第三線，才是英兵，所以無論香港的軍事設備怎樣的好，戰爭起來全不得用，這是證明只有愛國的份子，纔能為國家出死力。現代的戰爭無論單獨作戰，或是集團作戰，非愛國的份子不能擔任。現在日本在戰爭初期，已將英美在東亞近海近空的海空軍粉碎了，再進一步，粉碎英美在殖民地的陸軍，香港、菲列賓、馬來半島，便是先例，新加坡、緬甸也不能例外。然而日本為什麼天天說長期戰呢？因為自此之後，是東亞與英美的對抗，因為隔着大洋，彼此陸軍不容易決戰，以美洲來說，由舊金山到檀香山有二千一百海里，由檀香山到東京灣，有三千四百海里，共是五千五百海里，這種勝負不是短時間所能決定的，所以不能不天天的申懲說是長期戰，說是要在長期戰中，得到勝利，得到最

後的勝利。既然如此，則動員東亞的人力物力，以爭取長期戰的最後勝利是必要的。所以中國在此次大東亞戰爭中，與日本同甘共苦，動員一切人力物力，以盡後方的責任，實在是日本的需要，也實在是日本的願意。日本知道中國不是可以征服的，即使一時屈於武力，然若不出於本願，則中國的人力物力，也終不能充分的爲大東亞戰爭而用的，惟有使中國加入東亞的國家集團，救中國，即所以救東亞，救東亞即所以救中國，方能使中國甘心的自動的將一切人力物力，爲大東亞戰爭而用，這是爲中國打算，也即是爲東亞打算。所以每一個中國人，不必顧慮到日本不需要，甚至不願意中國有力量，只須時時刻刻不要忘記自己怎樣發生力量擴大力量，尤其不要忘記這些發生擴大的力量，要爲救東亞而用。東亞若亡，中國不能獨存，救東亞即所以救中國。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如此着想，如此實行，我敢信日本必然需要，必然願意，而且必然加以幫助，使中國的力量，日益發生，日益擴大，這

是極明白顯著的道理，每一個中國人不必，而且不應再有疑問」。（見三十一年一月十八日　主席對全國政工會議訓詞）

自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英美所加於中國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已全部解除，對於中國民族解放，意義至為重大。主席特於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鴉片戰爭百年紀念日對首都民衆大會訓詞中，闡明其意義如左：

「南京條約自大東亞戰爭之日起已廢除了，至少已停止了，是誰使之廢除，使之停止的呢？是中國自己嗎？我們應該慚愧得抬不起頭來，沒有日本的陸海空軍，南京條約的壓力仍然壓在中國的頭上。中國今天應該猛省了，中國從今天起，只有整頓自己，鞭策自己，怎樣的與日本協力，以完遂大東亞戰爭。物力且不論，即以心力論，中國有四萬萬顆未死的心，這是四千餘年的歷史所浸潤而成的心，這是最豐富的人的資源。中國從前不可驕傲，中國如今更不可自暴自棄，中國能夠分擔東亞的責任，中國便能夠拯救自己，

這是中國應該走的一條大路，唯一的大路」。（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汪主席在鴉片戰爭百年紀念日演講詞）

二 大東亞戰爭之意義

大東亞戰爭之發生，乃由於英美帝國主義者，昧於東亞新情勢。日本所求者非戰爭而爲和平，觀於日本之屢次向美提出談判，說明其確固不移之立場，以求美國之反省，已可概見。其後又派來柄赴美，以協助野村大使對美開誠談判，足見日本爲維持太平洋和平，已盡其最大之努力。而美國始終固守成見，以致日本歷次之努力，悉歸泡影，日本忍無可忍，迫不得已，出於一戰。蓋日本認爲要貫澈其建設新東亞之宿願，決非縱橫捭闔可以解決，必須對於東亞新情勢有正確之認識，對於已見徵兆之世界新情勢，有明澈之洞察，以果敢之決心，勇敢之行爲，斷然處之，方克有濟。美國既不能決心放棄其在東亞之傳統政策，又與英國沉

盡一氣，不惜運用種種奸謀毒計，希圖繼續維持其在東亞之支配與榨取，結成所謂英美荷渝陣線，對日作成包圍形勢，脅威日本之生存與發展，其用心之險惡，固世人之所共見。

吾人猶憶美國與日本會談之時，美國侵略主義之見解，迄未解棄。而日本建設新東亞之主旨，在於謀東亞之解放，東亞之復興，此種精神，於中日締結之基本關係條約及中日滿共同宣言中，完全可以窺見，即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東亞新秩序。新秩序既以道義為基礎，日本必須領導東亞各民族國家為解放東亞之空前盛舉而努力，以此與英美帝國主義者欲維持其舊日在東亞之支配權，自是水火不能相容。此在日本之立場，大東亞戰爭之意義，無疑是作如是觀。而大東亞戰爭為東亞民族安危所繫，亦即中國存亡所關，故在中國之立場，其意義亦決無二致。大東亞戰爭之意義，蘊蓄頗多，唯扼要言之，誠如 主席所言：

「對於大東亞戰爭，應深明其意義。西方東漸以來，英美侵略東亞，中

國尤受蹂躪，橫暴恣睢，無所勿至，恥深怨積，史蹟具存。復乘我兄弟之爭，以收其漁人之利，挑撥離間，延長戰禍，冀我兩敗俱傷，益以凍結資金，封鎖經濟，欲使我由枯竭而至於滅亡。友邦爲自衛自存及保衛東亞計，迫不獲已，發動戰爭，中國應知此次戰爭之意義：

- 一 爲同心協力，誓雪百年之怨恥。
- 二 爲併力一向排除當前之壓迫。

- 三 爲根絕壓迫，共圖亞洲之復興。

明乎此，則瞭然於大東亞戰爭，所以保衛東亞，即所以保衛中國，吾人惟有奮身急起，捨生殉職，絕無躊躇」。（見三十一年二月一日 汪委員長告諭全國將士書）

抑尤有進者，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後，在日本陸海空軍共同努力之下，不數月而英美侵略東亞之前進據點，悉被攻陷，因東亞民族解放已露曙光，世界有色

人種之解放，亦於以奠定其基礎；而且南洋華僑，向受渝方之利用，從此以後，亦且成爲和平反共建國之有力份子，而共同担负保衛東亞復興東亞之重大使命，其意義之重大，蓋可想見。主席對此，亦曾有所訓示：

「百年以來，英美兩國挾其軍事侵略經濟侵略雙方並進之國策，美洲的紅種，非洲的黑種，澳洲的棕色人種，次第受其摧殘，不但國土喪失，連人種也即於淪亡。亞洲的黃種，亦同樣受其厄運。自從日本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及東亞共榮圈等口號，東亞諸民族認識一條光明正大的道路，向着共存共榮的將來致其最大之努力。東亞民族解放的結果，世界人種的解放，也於此奠定其基礎。現在菲律賓已脫離美國的羈絆了，馬來已脫離英國的羈絆了，我想荷印以及緬甸等處的民族解放之期，也不在遠，澳洲以及印度解放之期，也接踵而至，整個世界的地圖，從此將洗却悽慘的顏色，顯出光明燦爛的異彩。總而言之：以前英美的辦法，是摧殘、壓制、榨取、軟化，從今以後

，却是同心同德，共存共榮」。（見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汪院長對全國廣播：新加坡陷落與亞洲民族解放）

大東亞戰爭對於南洋華僑之意義，主席亦有所闡明：

「南洋一帶今日的開闢，多有賴於中國僑民手足之力，這是顯著的事實，數年以來，他們的愛國心，爲重慶方面所利用，而重慶又爲英美所利用，以至對於東亞解放的意義，有所隔膜。如今英美的勢力已經消除，重慶的勢力，也因之消除，我十分欣幸，我們的海外僑胞獲得更新機會。國民政府現在所積極從事的，是將 國父孫先生大亞洲主義的意義，以及數年以來日本所提倡建設東亞新秩序東亞共榮圈的意義，還都以來和平反共建國的國策，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中日滿共同宣言的精神，大東亞戰爭以來，國民政府聲明與日本同甘共苦的意義與精神一一詳細的忠實供獻，供給一般海外同胞，使之盡發努力，與日本國民，滿洲國民，泰國國民，以及各當地民族同心協

力，掃除英美的流毒，使大東亞戰爭得到完全勝利，亞洲民族得到完全解放」。（見全上）

三 怎樣協力大東亞戰爭

大東亞戰爭，爲全東亞存亡興廢之所繫，中國站在同一立場，協力大東亞戰爭，大東亞戰爭之完遂，固爲義不容辭。惟如何協力呢？關於此點，主席於本年二月一日廣播「新國民運動與精神總動員」一文中，有如左之訓示：

「中國向來說到精神，總是自修方面多，團體訓練方面少，這是中國精神教育上一個最大缺點。新國民運動，要注意到每一個人，都能發生力量，增進力量，同時還要注意到每一個人都能將發生增進的力量組織起來，使成爲整個團體的力量。不止這樣，現在要求生存，每一個國家都知道單獨行動是不夠的，猶如每一個人都知道單獨行動是不夠的一樣，所以同時要注意到

每一個國家，都能將發生增進的力量組織起來，使成爲集團國家的力量。

我們想平等，同時要知道，若要得到地位平等，先要責任平等，而欲做到責任平等，先要能力平等，每一個人在團體裏想平等要如此，每一個國家在集團裏想平等也要如此。

我們想自由，說到這裏，我想起法國元首貝當的一句話來了，法國人最愛自由，貝當却對法國人說：『你們現在有什麼自由，有受苦的自由，有飢餓的自由』。這是何等沈痛的話。然而我對於中國人，却不由得不更沈痛的說：『你們有什麼自由，有墮落的自由，有腐敗的自由』。英美人也是愛自由的，他們的自由到底怎樣暫時不說，至於他們所給予中國人的自由是怎麼樣？只看從前的上海公共租界，只看香港，便明白了。中國人要大出喪，是自由的。中國人要大投機，是自由的。中國人要摹倣侈靡的嗜好，要享受放縱淫佚的生活，是自由的。中國人在這種自由環境裏，只有墮落更墮落，腐

敗更腐敗。現在呢，在大東亞戰爭中，在大東亞的長期戰爭中，以上一切一切的自由，不得不請你們通通收起來，換上一個協力的自由。什麼叫做協力的自由？在國家裏要協力，在集團國家裏要協力，不要問能享受多少自由，只要問能貢獻多少力量。貢獻猶如耕耘，自由猶如收穫，若要收穫豐富，只要耕耘得又勤又快。在大東亞戰爭中，日本自己發出了無限的力量，同時也盼望中國發出力量，必須這樣，才能支持長期戰爭，纔能在長期戰爭中確保勝利。日本是要中國協力的，我們用不着顧慮。我們要顧慮的，是我們現在究竟有多少力量，我們現在怎樣纔能夠發生力量，增進力量，因為有『力』，纔有『協』，如果根本連『力』都沒有，從何『協』起。然而力是相摩相激然後發生的，我們不要聽歷來英美的甘言，那是騙我們的，什麼『自由的中國』，說得好聽，其實只盼望我們自由的墮落下去，腐敗下去。日本的輿論，常常有責備我們的話，這所謂『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英美的甘言，是願意我們墮落下去，腐敗下去。日本的責備，是看見我們這樣墮落，這樣腐敗，心裏恨極了，所以狠狠的指出來。我們要知道，在大東亞的長期戰爭中，不必問將來怎樣同甘，只要問現在怎樣共苦，協力的意義是如此的。全國同胞，我告訴你們一句話，協力就是自由，我們丟棄了從前墮落的自由腐敗的自由換上一個協力的自由」。（見三十一年二月一日，主席廣播新國民運動與精神總動員）

「我們所要做的事太多了，現在先說我們所能做的：

第一、我們要趕快確立治安。以東亞現在形勢而論，日本是站在前線，中國是站在後方，前線的活躍進取，有繫於後方之安全，我們應該盡十二分的努力來使治安確立。

第二、我們要加強軍事力量。所謂力量，包括精神的力量，和物質的力量。所謂精神的力量，便是實行今年三月所頒布的陸海空軍軍人信條，實行

三民主義及大亞洲主義，以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精神能創造物質，精神的力量加強，物質的力量可能的隨以加強。

第三、增加生產，節約消費。戰爭需要物資，物資需要人民來負擔，我們要增加人民的負擔力，就不可不增加人民的生產力，而節約消費必須與增加生產同時並行，節約之所得，可以用於更有效的方面。

說到這裏，我有附帶的幾句話。一般的人，都以為英美資源豐富，能持久戰，尤其是美國，殊不知美國的樹膠百分之九十八，錫百分之八十，都來自南洋，錫鑛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來自中國，一經戰爭，來源立斷。反之，日本如取得南洋，除了樹膠錫之外，石油的供給，也可無憂，其他米棉煤鐵等，也都有相當補助，中國錫鑛出產，在世界占百分之九十五，錫鑛占百分之八十，由此可見中日協力乃至將南洋劃在東亞共榮圈內，是驅除英美勢力，復興東亞之基本。如果再加以增加生產，節約消費，則其效力自然更大。

以上三點，是我們現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我們必須以十二分的努力使之做到，這樣同甘共苦，方纔不是空言而是能表現之於事實。這樣，將來的東亞共存共榮，我們方纔不是白享，也不是白費力。同時我們必須更以十二分的努力，不斷的喚起重慶方面的同胞，使之擺脫個人獨裁的鎖練，擺脫百年以來英美所加於頸上的鎖練。總而言之：中國得到自由平等，在此一舉。東亞得到解放，在此一舉」。（見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

主席對全國廣播詞）

以上主席所說三點，目的無非在鞏固後方之責任，強化國民政府，以收協力之效，故 主席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接見記者又謂：

「中日事變既轉變爲大東亞戰爭，和平運動所蘄求之中日合作，共保東亞，已由信仰而發生力量，由理論而見諸實行。國民政府於此，無論在軍事上，治安上，財政經濟上（如幣制之清釐，生產之增進，消費之節約，物資

之管理），文化宣傳上，民衆運動上，以及地方施政上，凡所以謀自身之強化者，亦即所以對大東亞戰爭盡其所能之協力。重慶必隨英美勢力之掃除而崩潰，已爲不爭之論，今後施政方針，不僅在策進和平統一之完成，而尤在奠立和平統一後復興建設之基礎；不僅在分擔戰爭期間大後方之責任，而尤在其準備戰爭進行中及戰爭終了後，在整個東亞計劃建設中所應分擔及所能分擔之要件」。（見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主席接見中外記者答問）

清鄉工作爲安定後方，尤與協力大東亞戰爭有莫大關係。主席於本年四月中旬第三次巡視清鄉區在蘇錫對僚屬民衆訓話時，曾謂：

「去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我曾經在這裏與各位相見，回到南京，不過三日，大東亞戰爭便已爆發了，國民政府聲明與友邦日本同甘共苦，可是數月以來，日本的海陸空軍連戰連勝，在東太平洋攻略美國殖民地，如菲律賓羣島、關島、威克島等，在南洋攻略英國殖民地，和荷蘭殖民地，西至緬甸

，並已發動援助印度獨立的戰爭。友邦海陸空軍將士，在這等聚精會神於大東亞戰爭的時候，還能分心顧及清鄉區內的工作，從第一二期以至第三期，一息不懈。反顧我們雖有同甘共苦的誠意，但力量棉薄，沒有什麼貢獻，說到這裏，真是十分着急。我們必須認定，在大東亞戰爭中，中國所處是後方的地位，必須確立治安，加強軍事力量，並且改善經濟生活，增加生產，節約消費，這樣才能盡後方的責任。清鄉工作，便是注重於這些的，清鄉工作做得好，便可以樹立起局部的和平，由此拓展成爲全面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早日實現，中國更能以其全國的力量協助大東亞戰爭，這樣說來，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清鄉工作更加一層重要了」。

關於清鄉工作之意義，主席於一週年告全國民衆書中，又有透澈之指示：

「清鄉工作開始的時候，友邦就加以種種協助，大東亞戰爭爆發後，還是不斷的加以援手，這都是因爲彼此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友邦於我無所求，

所求的是中日協力，保衛東亞。我於友邦無以應，所應的也就是中日協力，保衛東亞。在這整個世界混亂的大時代裏，中日兩國安危相關，覆巢之下，決無完卵，東亞不能解放，中國亦無以獨存，國既不存，一鄉一家也必隨之同盡，故愛身必須愛鄉，愛鄉必須愛國，愛國家必須愛東亞。現在大東亞戰爭，節節勝利，百年來所受英美侮辱和侵略，已掃蕩無餘，復興中國保衛東亞正在此立其基礎。我們於此，尤不能不加倍着力，本着同甘共苦的精神，盡其鞏固大後方的責任，且謀有所以貢獻於戰後共榮圈之建設，這是清鄉工作之又一重大意義，所應明白認識的」。

總之：國民政府自改組還都以來，爲時僅二載餘，和平統一，尙未達到，雖尙具充分參戰之力量，而力求貫澈同甘共苦之精神，以担负新時代之使命，則朝野上下始終如一。主席於對日外務省記者團談話中曾有下列訓示：

「至於國民政府之所以促進全面和平，亦即所以協力大東亞戰爭。所以

復興中國亦即所以保衛東亞。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國民政府即本同甘共苦之旨，努力於治安之確立，與生產之增進，此非僅為中國之復興着想，實即對保衛東亞盡其後方之責任。為爭取大東亞戰爭之勝利，為謀東亞共榮圖之完成，如何在積極上，消極上，使中國從事於農工商業之復興，如何喚起一般民眾之精神，俾能担负新時代之使命，舉精神的與物質之全力，以與日本協力，實為當前之要着。新國民運動之推行，即着眼於此。新國民運動將由青年之組織與訓練出發，而擴展及於一般民眾，使青年之愛國心與愛東亞心相合一致，以其愛國心與大亞洲主義相合一致。換言之，使所有的精神力量，以担负新時代之使命，將復興中國與保衛東亞兩重責任，肩負起來。質而言之，新國民運動之精神，在使青年認識愛中國即為愛東亞，愛東亞即愛中國，本此信念，以為努力之準繩」。（見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 主席接見日本外務省記者團談話）

日本的海陸空軍，予侵略主義以一大打擊，同時日本的政治界，文化界，經濟界，要在東亞開始共存共榮的偉大貢獻，這正是 國父大亞洲主義裏所深切期望的。

「中國在這時候，要度德，要量力，不可妄自誇大，更不可妄自菲薄，認識清楚了現實，把握現實，以求其進步，求其改造。全面和平，是現在所需要的，我們不要停止一刻的呼號，呼號全國的同胞，一致起來，實現全面和平；同時就局部和平，盡最大的努力，先從確立治安，改善經濟狀況做起，堅定了信仰，釐定了步驟，不屈不撓，向前做去。中國在保衛東亞戰爭中，在軍事上縱還沒有以實力來參加，然而在思想上，能滌除舊污，在建設上，能一息不懈的盡其所能，則於新東亞建設的意義上，中國終不失為一個良好伴侶」。（見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主席所撰「因紀念 國父逝世想到大亞洲主義」一文）

以上僅爲國民政府全體應如何協力大東亞戰爭而論，至於個人方面，在大東亞戰爭中，應如何努力，主席亦有極透澈之指示：

「新國民運動綱要開首幾段，是說明主義的重點，以後幾條，便着眼於國民的缺點。我們要打倒敵人，首先要反求諸己，只知抨擊敵人的謬誤，不能糾正自己的缺點，這是卅一年中華民國沒有弄好的一大原因。」

我們今日，要領導青年，興復中華，保衛東亞，打倒共產主義，由國內的反共，而東亞軸心的反共，而世界軸心的反共，由興復中華，而保衛東亞。打倒英美經濟侵略主義對象是有了，但是我們要和敵人鬥爭，就首先要能建立自己。

上次在將校訓練團紀念週時我曾將王陽明的一句名言告訴各位：『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這就是說要打倒敵人，首先要打倒自己心中的敵人，糾正自己的缺點。

我們從事於新國民運動，是要鬥爭的，要鬥爭就要先把自己和同胞的缺點矯正。我們能夠自立，才能夠進而與貪官污吏鬥爭，與驕兵悍將鬥爭，與政治上社會上一切黑暗腐敗的勢力鬥爭，這樣才不致陷入過去鬥爭的錯誤，這樣才能使革命鬥爭得到澈底的成功。

新國民運動的目標在興復中華，保衛東亞，這使命是十分重大的。然而，新國民運動的工作，必須從小處做起。青年有純潔的熱情，有勇猛的精神，惟青年乃能擔負起革命鬥爭的責任。然而要擔負起這重大的責任，就首先要建立自己。要建立自己，就要有紀律，有組織，個人的私生活要整飭，個人的私德要注重。個人的私生活都整飭了，社會的公生活才弄得；個個人的私德好了，社會的公德才弄得。

如果連自己的錯處都看不清楚，不是浮囂，便是淺薄。我們今日必須智深勇沉，什麼叫做智深勇沉呢？就是要求反求諸己。照國父知難行易的學

說所指示：既要努力求知，同時要從實行中去求知。青年要有勇氣，然而勇不是浮囂，更不是淺薄；所以智要深，勇要沉，有這種精神，才能擔負這新時代的新使命」。（見三十一年八月十日　主席對全國優秀大學生新國民運動暑期訓練班畢業典禮訓詞）

三 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中之動向

國民政府對於大東亞戰爭之立場，與乎協力大東亞戰爭之決意，已如上述。故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中之動向，亦悉以政府立場為依歸。故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國民政府治下之一般動向，有如下述：

一 香港之役

香港原為我國領土，南京條約中割於英國，遂成爲英帝國主義者侵略東亞之前哨。以軍事言，爲英國威脅中國腹部地帶之海空軍根據地；以政治言，抱有窩藏中國反動份子以進行分化中國活動之野心；以經濟言，乃剝削東方物資剝削東方人力之總匯，香港實爲英國侵略東方之總據點。

香港居民，華僑占絕對多數，日軍進攻之初，原冀和平解決。孰料港督楊格

不顧生靈塗炭，拒不議和，遂至發生戰爭。誠如宣傳部林部長之言：

「日軍司令爲顧惜生靈起見，欲在和平中拯救香港一百七十萬之居民，曾將勸告書交由鮑克薩參謀轉遞港督，而港督楊格竟拒不接受，以致日軍攻城司令，不得已再從事戰爭，以其自取滅亡，夫何足惜。然其所以忍心頑抗至此者，良以大部份英人早經疏散，留港者爲數不多，一百七十餘萬之居民，幾全爲我僑胞，英軍亦卽挾此百餘萬人之生命，以圖一逞。日本以好生之心，善言勸告，原冀化干戈爲玉帛，救人民於水火，如上海租界和平進據，卽歐美僑民亦皆得生命之保障。乃該港督楊格，竟悍然不顧，漠視吾民，其陰險兇恨之心，更甚於蛇蝎。我僑胞之生命等，因此而罹於戰禍，有所傷害，其責任應全由英人負之。所望吾同胞努力協助日本軍，早日驅逐英人於國門之外」。

自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生，至同月二十五日香港陷落後，國人以

百年恥辱，雪於一旦，其歡欣鼓舞，蓋可想見。首都各界，特於二十七日舉行大東亞解放大會，以示祝捷。大會並發表宣言，會後列隊遊行，高呼解放東亞口號，羣情振奮，實為空前盛舉。全國如漢口、北京、廣州等地，亦於同日熱烈慶祝，舉國騰歡。

一 新加坡之役

新加坡據歐亞澳三洲之要衝，其地勢頗為重要，日軍以疾捲馬來之勢，於本年二月九日晨渡越柔佛海峽，在新島登陸成功，至十五日遂完全占領。英國以新島為出入東方之最大據點，以其形勢之勝，足扼東太平洋之重心，故曾竭力經營，圖維持其侵略勢力。日軍自攻占該島後，所予「民治國」之影響頗大。宣傳部林部長曾就新加坡之陷落，發表談話，以闡明其意義：

「新加坡為歐亞海上交通孔道，經濟軍事，均占極重要之位置。第一次

世界大戰爭以後，英人投以莫大之資金，苦心經營，開闢軍港，建築要塞，自誇軍事天險，不圖日軍於短期之內，即行占領，其進展之神速，超乎預期之上。從此歐亞海上交通杜塞，英美聯合作戰之連繫斬斷，實為英美軍事上致命之打擊。况馬來半島為世界橡皮錫等最重要軍事資源產地，既不復為英美所利用，英美軍需生產，亦將受重大之打擊，英美不獨已處於必敗之地位，抑且永無反攻之能力與可能。而在日本則自今以後，進可以攻，南取荷印，西襲印度；退可以守，從事共榮圈之建設。而此次大東亞戰爭勝負之誰屬，已瞭如指掌。所以新加坡之占領，決非普通一城一地得失之可比，實為東亞解放關鍵之所繫也」。

自新加坡陷落之消息傳出後，全國各地先後舉行慶祝大會，藉伸賀憤。蓋新加坡之占領，不啻整個南洋已獲得解放，從此英美侵略之魔掌，已無從施其毒技。首都民衆自十八日起連續分區舉行慶祝大會達兩星期之久。上海方面，亦自十

八日起，舉行南洋解放上海特別市民衆慶祝大會，會期十四日。全國各大都市城鎮，亦均分別舉行慶祝大會，情緒之熱烈，實創未有之紀錄。

三 緬甸之役

緬甸民族爲東亞民族中繼印度王國以後最先爲英帝國主義者宰割的民族。自十八世紀末期以來，英國設立東印度公司，以爲侵略東亞之機關，即開始侵入緬甸。其後經緬甸民族屢次抗爭，流盡鮮血，終以實力不敵，遂爲英帝國主義者所吞噬。此次在大東亞戰爭之下，終得解放，而歸於東亞民族解放旗幟之下，不禁寄予無限之歡欣。

日軍於五月一日攻陷曼德勒後，緬甸境內英澳渝聯軍戰意全失。其後復連續占領臘戌八莫等地，至五月中旬，緬甸全境悉入日軍掌握。緬甸之占領，其最重要之意義厥爲對渝印以一大威脅，尤以渝方國際路線截斷，關係更爲重大。本年

五月二十日宣傳部林部長之廣播詞中曾謂：

「因為緬甸是控制印度的咽喉，也是直迫渝共的要衝；印度是英國賴以苟延殘喘的生命線，渝共則是中國內部所寄生之英美的殘餘勢力。如今緬印國境的要衝，既已入於日軍掌握，而緬渝方面，也在日軍控制之下，阻塞了渝方所賴為外援的滇緬公路，這一條公路在渝方認為是一條輸血管，其實是一條吸血輸毒管。於是英美渝共一切狼狽的技倆，遭遇了一次慘敗，而更無死灰復燃的可能了」。

日軍占領緬甸後，英美所受影響固極重大，而所受打擊最烈者莫如渝方。渝方在獨夫控制之下，已背叛東亞而投降於英美侵略勢力，自對外輸血管被截以後，外援遂趨停頓，則其實力亦必逐漸削弱，固可斷言。

吾全國民衆，自得此捷音後，以東亞復興，指日可期，重慶政權之崩潰，已不在遠，距和平統一之目的益近，故舉國騰歡，以示慶祝。首都各界民衆，於五

月十六日起連續舉行慶祝大會，歷時一星期，中樞要人並相繼發表廣播詞，以闡明其意義。五月二十二日，外交部楮部長廣播詞中謂：「諸位同胞，請你們翻一翻印緬滇藏的地圖，你們就可以完全知道了。自日溪飛機場，可以西攻印度，自龍陵八莫，可以北攻雲南，滇緬公路既然已在日軍支配之中，重慶方面所欲計劃開闢的滇印公路，亦已受到日軍的完全控制，而沒有實現的希望。所以緬甸方面的勝利，英國所遭受的失敗，固然無從計算其數量，而重慶方面所受的打擊，更不能估計其價值。至於現在的實際情形，英國與重慶之間，已為日軍所切斷，英國果然狼狽，重慶尤覺可憐」。

四 菲律賓羣島之役

自大東亞戰爭發生後，日軍即展開全面之鬥爭，故太平洋英美殖民地，無不即在戰爭氣息之下。菲島為美國侵入東亞之前進根據地，其重要性不亞於英之新

加坡，故自開戰後，日軍即向該島展開攻勢，先後在亞巴利、維根、仁牙因、拉蒙灣等地登陸。美軍誇稱不拔要塞之菲島，未及一月，首府馬尼刺即被佔領，美軍乃退守巴唐半島，據科勒吉多港之天險，負嵎頑抗。至四月初旬，日軍又展開攻勢，不數日遂加占領，至五月七日，號稱小直布羅陀之科勒吉多要塞，在日海陸空軍猛烈進攻之下，美軍終於降伏。自此美國在菲島之軍事根據地，已全部摧毀，美國在東亞之侵略勢力，亦已全部拔除。尤關重要者，即英美荷渝譽為對日包圍陣中主要根幹之一，未半載而悉趨覆滅。自此而後，美軍欲圖反攻，固不可能，即欲在東亞作游擊之擾亂，亦已無根據地以資憑藉。從此美國在東亞之侵略勢力，完全逐出於東亞門戶之外，多年在美帝國主義鐵蹄下呻吟之菲島民族，獲得解放，共同協力於東亞共榮圈之建設，殊堪慶賀。菲島為美國在東方第一線之作戰據點，又為保衛東亞之最前方屏障，一得一失，對於此後大東亞戰爭之關係殊匪淺鮮，最後勝利之誰屬，已瞭如指掌。過去之菲島，在物資供需上與友邦日

本及我國原有深湛之關係，徒以美帝國主義者從中把持，爲所剝奪，今既因友邦作戰勝利而擺脫羈絏，必能盡其力量，以供獻於東亞共榮圈之建設。我國協力大東亞戰爭，與友邦同甘共苦，本東方道義精神，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具有堅決信念。所惜全面和平尙未實現，形格勢禁，致偏勞友邦單獨奮鬥，於此對友邦忠勇將士特表深甚之敬意。此際吾人惟有本於一貫之信念，努力於安定後方之工作，提起國民精神，充實國力，以期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職責；並喚醒海内外同胞一致奮起，促重慶抗戰政權之崩潰，實現全國和平統一，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大道邁進。

我全國民衆，欣聞捷訊之後，莫不歡欣若狂，全國各地，咸舉行慶祝大會。京滬兩市，自十一日起，連續舉行慶祝會三天，全市懸旗熱烈誌賀，通衢要道，咸懸掛慶祝橫額，五彩繽紛之標語，囑望皆是。

四 對於印度問題之觀感

在大東亞戰爭中，印度問題實爲一最大之關鍵，蓋印度之向背，不僅足以決定英帝國主義之命運，而於渝方亦有極重大之關係。主席於鴉片戰爭百年紀念日演講詞中，有下列一段：

「英國的勢力如今到不了東亞了。欲求英國勢力永遠到不了東亞，只有印度獨立纔是最確實的保障。關於這一點，中國的自由平等與印度的獨立，在感情上在利害上，都是一致的。印度志士，如今正領導着他的同胞爲獨立而奮鬥，而英國對之，一切兇殘的面目與手段，都暴露出來。重慶方面的人，平日依賴英國，如今也曉得對於英國之以壓力施於印度，表示不滿了。然而一面對英國不滿，一面仍替他出死力，這不但太矛盾，而且太滑稽，爲什麼不本於愛東亞的心，與日本協力，以保衛東亞，即所以拯救自己援助印度

呢。重慶方面的人，如果沒有忘記 孫先生，應該跟着 孫先生所指示的一條大路走上去，這是中國應該走的一條大路，唯一的大路」。

至於印度之向背與渝方之關係，主席亦頗有指示：本年八月六日接見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時，曾謂：「因大東亞戰爭之進展，渝方之焦慮已日益深刻，最近且盛傳渝蔣將有再度訪印之消息。蓋自緬甸路線喪失後，渝方軍需資材之獲得深感困難，今後運輸路線，無論採取空中或陸路，印度之向背對於渝方實有重大威脅。至於其所擬採取之西北路線，則不但距離遙遠，且蘇聯亦無供給武器之餘力，最近浙贛作戰中，渝方戰法之無進步及戰力之衰退，亦均可窺知」。

國民政府對於印度獨立運動之態度，可於 主席談話中見之：

「就印度問題而言，在文化上中國日本印度之文明，同為東亞之文明；在民族關係上，彼此只有美感絕無惡感；在政治立場上，則驅逐英美勢力為援助印度獨立之要道；而援助印度獨立，又為打倒英國勢力之要着，余對於

日本東條首相援助印度獨立之聲明，具有同感，願寄予甚深之信賴。中國目前雖未能予以援手，仍以此種同情之決意，無日不在期待印度獨立之成功。印度獨立運動各領袖，今正在種種壓迫下，遭遇極大之困難。今知彼等對東條首相之聲明，及東亞各民族對印度獨立所寄予之同情的期望，必深印腦海而不能忘」。

大英帝國之政策，向以使用陰謀毒計爲能事，威迫利誘，挑撥離間，從而犧牲他人，以求自全，而維持其宰割世界之霸權。殊不知此種卑劣行爲，適足以加強軸心國及一切被壓迫民族之反抗，而加速其自身之崩潰。印度獨立運動之進展，即由此種情勢所造成。宣傳部林部長於本年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記者時，曾就印度問題加以闡明，足見國民政府對於印度獨立運動之同情與期望：

「自從一千六百年起，印度民族橫被英帝國主義者侵蝕、宰割、奴隸、牛馬，於茲三百餘年。印度民族奮起反抗，前後八十餘年。英帝國主義者震

懼而謀所以應付之策，於是强悍政策與陰柔政策同時互用。强悍則武力鎮壓，陰柔則挑撥離間，使你不能團結，使你沒有反抗的力量。然而印度民族經過了長期的苦鬥，再不會為强悍政策所威脅，再不會受陰柔政策之愚弄，從這一次運動中，處處都可以看見印度民族爭取獨立的新精神，新戰略和新陣容。

第一、印度民衆已由甘地、尼赫魯、阿薩特諸領袖之領導，在爭取獨立旗幟底下，團結起來。兇悍的英帝國主義者，雖然拿着機關槍大砲來屠殺印度徒手的民衆，陰柔的英帝國主義者，雖然假仁假義，使貪使詐，妄冀離間印度各民族間之合作，然而印度青年、學生，以及一般勞動大衆之革命的決心和忠勇，絕不是任何暴力所能阻止，任何詐術所能分裂的。第二、印度民衆再不會採用與虎謀皮之下策，他們要以自力爭取獨立，他們要求完全的自由，他們強烈的喊出英軍撤退的口號。第三、印度民衆再不會以『允許獨立

『一類空頭支票爲滿足，再不會甘爲英國作戰而犧牲。他們要求立刻獨立，他們反對參戰，他們反對美軍開入印度，他們反對在印度建立第二戰線。第四、印度民衆再不會受英美侵略思想之迷惑，他們不只有民族獨立的決心，並且已有了東亞自覺的意識。他們感受日本對其獨立的援助，感受東亞各民族對其獨立的同情，將站在東亞的立場上，爲保衛東亞建設東亞之一員。由此可見這一次的不合作運動，其精神，其戰略，其陣容，充滿着民族獨立鬥爭的新意義，和歷次運動完全不同。兇悍的英帝國主義者，陰柔的英帝國主義者，於日暮窮途之中，惟有誘惑蘇俄，哀懇美國，千方百計，求保印度。然而蘇俄正在被迫快要走入退守伏爾加河以東的境遇，是自救之不暇。美國也知道時機太遲，遠水救不得近火，難於爲力了。也許英國終於扮演其『允許獨立』一類空頭支票的詐術，以換取印度之協力，供其犧牲，然而戰而敗，印度的犧牲固然無取補償，戰而勝，亦只有更淪爲奴隸牛馬的泥犁地獄。

以今日勢窮力竭的英國，尙狡圖掙扎，求保印度，一旦氣焰復張，三萬五千萬的印度民衆，甯尙有噍類。何況大英帝國之沒落，已是注定了的，印度民族不於此際爭取獨立，更待何時。

就印度與整個東亞而言，主席說過：『中國日本與印度，在文化上同爲東亞最早的文化；在民族上同爲東亞最大的民族，歷史的關係，彼此但有了美感，從無惡感，我們對於印度獨立運動，願爲全副的支持。我們對於東條首相援助印度獨立的聲明，致其甚深的信賴。我們對於危難中的印度民族諸領袖，寄予萬分的同情。這是我們對於印度獨立運動的根本方針。所可惜的，國境以內竟尙有甘爲英美作鷹犬的人，直至今日，還是執迷不悟，殊可痛心。』

大東亞戰爭爆發時候，我在將校戰略演習會的演講中，曾經說過：

『我們看了三百年來英美侵略東亞的史實，從東印度公司到雅片戰爭，

從驅使印度參戰到挑撥中日戰爭，英美帝國主義者，對於東亞和中國民族，究竟是恩是怨，爲敵爲友，我們東亞民族，除去被英美豢養的鷹犬以外，每個人的心中，都應該明白清楚的」。〔英美侵略東亞史要〕

「構成東亞的因素，除了中國日本和滿洲國，還有其他的地方……我們不能不要求中日滿三國以外的東亞民族，共同參加新秩序的建設工作」。〔南洋問題與東亞新秩序之建設〕

中日滿三國以外，最大的亞洲民族，便是印度，這就是我們對於印度獨立運動的期望。

結語

國民政府在大東亞戰爭之中，一本其既定之國策，內求和平統一之迅速實現，以謀共同致力於大東亞之建設。其對外方針，以全面和平尙未達到，格於形勢，惟有偏勞友邦將士，單獨奮鬥，雖具有同甘共苦之決心，亦惟有從強化本身機構做起，確立治安，擴充軍力，增加生產，節約消費，本此原則，以求貫澈東亞共榮圈建設之理想，而達到復興中華，復興東亞之終極目的。